

一缕栗香染流年

□钟瑞华

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儿时的记忆仍鲜活地存于脑海中。

从我记事时起,老家祖屋后面就长着几棵高大健硕的板栗树,树干粗大挺拔,树枝相互交错,棱角分明,不折不扣。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在温暖和煦的春风吹拂下,板栗树开出了粉白、条形的板栗花。花粉的味道氤氲在空气中,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乳香,沁人心脾,荡人心魄。板栗花虽然芳香四溢,却长得像一条条卷曲的毛毛虫,贪玩的我们常把它藏到文具盒里,趁课间休息时偷偷塞进同学的书包,听到同桌“哇”的一声尖叫,我们在一旁偷着乐。

待到端午节前后,板栗树繁花落尽,枝上挂着一串串仙人球似的“板栗球”。此时的“板栗球”长得像小刺猬,身上的刺又青又硬。“板栗球”刚泛青时,我们这帮“小馋猫”的心已被挠得痒痒的。于是在放学的路上,高年级的同学悄悄拿来大人们晾晒衣服的长竹竿,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了树丫,站稳后朝树下的我们大喊一声:大家快闪开!随后劈里啪啦一阵猛打。我们这些“胆小鬼”则用衣服盖住头,在树底下来回争抢着,全然不顾浑身长满刺的“板栗球”狠狠地教训我们,一个个被砸得龇牙咧嘴,嗷嗷大叫。

立秋过后,“板栗球”上的刺慢慢变黄变软,板栗也基本熟透了,一颗颗圆鼓鼓地挂在枝头,丰满而沉甸。在秋日阳光的持续暴晒下,熟透的板栗偷偷探出头来,纷纷咧开嘴傻笑着,准备随时挣脱栗壳的束缚。

金秋时节,被阳光抚摸得浑身紫红油亮的板栗,经风一吹,便脱壳而出争先恐后蹦到地上,散落在草丛里、石缝间。终于到了收获板栗的日子,爸爸和哥哥扛着楼梯,挑着竹箩,带上长长的竹竿来到板栗树下。架好梯子后,他们负责上树一阵劈里啪啦狂打,板栗纷纷落下,掉在树下咚咚作响,像下冰雹的声音。我和奶奶则穿上厚衣服,戴上斗笠,在树底下一边来回奔跑捡拾,一边抢先剥开栗子品尝,只要片刻工夫,地上便堆起了一堆堆形态各异的“小刺猬”。

看着满地打滚的“小刺猬”,奶奶故作神秘地眯着眼睛说:“华,我先打个谜语给你猜猜,娘披绿蓑衣,儿穿红袍褂,娘开口,儿逃走,打一甜甜的果子!”还没等奶奶说完,我已举起几个“板栗球”凑到了奶奶跟前,“哎哟喂,我的小馋猫,要是刺伤了你的小手,奶奶可心疼了!”空气中顿时回荡着祖孙俩欢快的笑声。

待到暮色四合,妈妈倚着门框大声喊我们回家吃饭。淡淡的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腾,板栗炖鸡和糖炒栗子的香味在屋子里萦绕。走到跟前,只见紫红油亮的板栗在铁锅里上下翻滚,被搅腾起来香喷喷的味儿,直往鼻孔钻,弟弟眼疾手快,抓起几颗就往嘴里塞,连壳带籽吧唧吧唧地咀嚼起来,心顿时醉了!

岁月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前段时间,母亲托人从老家给我捎来两包板栗。咀嚼着芳香四溢的板栗炖猪蹄,儿时和奶奶一起捡板栗的欢乐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犹如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歌,深沉而又散发着淡淡的忧伤……

静拥月色

□夏爱华

每当夜幕降临,心里便生出期待。那月色,静谧安详,如约来到我身边。静拥月色,我心释然。爱上美丽的月色,始于我的外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童年记忆的天空,明月皎洁,给大地披一层银辉。我在竹制的老式摇椅里,在晚风的轻拂中,听外婆讲那些可爱的传说。嫦娥奔月,外婆讲了许多遍,每一次那嫦娥奔月的原因都不同,可是我爱听。外婆手执蒲扇,轻晃摇椅,轻声讲着那些古老的故事。而我则在月色的轻抚中,香甜地睡去。

月是有颜色,有味道的。春天的月色,丝丝香甜,像刚做好的桂花糕。说到颜色,当是淡淡的葱绿吧?那月色,是属于恋爱中的年轻人的;夏天的月色,充满激情。奔放热烈,仿佛川菜。说到颜色,当是玫瑰红吧?“沙上并离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空气中,美人蕉绽放。那艳红的花朵,连月色也受到感染,变得温暖而诗意起来。“夏深明月夜,江静碧云天。”夏天的月色,是为有情人而预备的;秋天的月色,鲜香适口,宛若江南时令的鲜香菜肴。说到颜色,当是幽幽的碧蓝吧?金菊映照秋月,自有一种优雅的美丽。“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传到客船。”秋天的月色,多半属于失意的人,思乡的人,以及情牵万里,爱在心头却不得执手相看的人。冬天的月色,冷寂凄清,像一盘造型别致的冷拼,诗意而凄凉。说到颜色,当是寂寞的银灰吧?这时节,却有出尘水仙,传送一季馥郁的馨香。“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冬天的月色,属于善于思考的人。

今宵此刻,夜寒更深,唯有悠悠月色多情地将我萦绕。遥遥思念我远方的爱人,这思念的深度,只有月色知道。想对我的爱人说,情深意切何须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纵然眼前千山阻隔,亦有月色传递我的心声。拥抱月色,犹如与我的爱人深情相拥。

夜深了,我幸福地静拥着属于自己的月色。人生短暂,岁月几何。我愿生命中的每个月色,都让我宁静地拥有。静拥月色,心香氤氲,原来我的生活很丰富。静拥月色,微笑如花,我的生命静谧而美丽。

时代的歌吟——叶葆菁先生诗歌朗诵会回眸

□周宗雄

叶葆菁先生诗歌朗诵会已经结束几天了,我依然心潮难平。葆菁先生那激情洋溢、大气磅礴的诗句,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回响在耳畔,令人陶醉。

我也曾在铜陵师专(今铜陵学院)求学过,故葆菁先生是我的老师。先生在教学之余,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学创作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生发表在报刊上的诗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在很久以前就曾拜读过。那潺潺在心灵深处山泉般的天籁,那奔涌在思想河床里的洪波大曲,都曾滋养过我的文学的土壤,给我们以新鲜的启迪。

“上天没有路?我来铺!两排横杆,四根立柱,又是一个高度。”——《架子工》这是写建筑工人的一首诗歌的作品。没有花里胡哨的所谓的深奥,而是直抒胸臆,把一个建筑工人的情怀表露的一览无余。葆菁先生创作的建筑诗歌,具有深厚的内涵。常常极其自然地融入史、地乃至哲学的元素,无疑增加了他的诗歌的知识含量和纵深感。我想这源自于葆菁先生在大学是学建筑学的,后来在大学又是教建筑学的,对建筑行业有着较深研究的结果。

前几年,我在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具体负责编辑《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一日,葆菁先生送来了自己的一篇大作:“铜陵有色办公楼的故事”。记叙的是自己当年如何参与设计铜陵有色办公楼以及职工医院综合楼和动力厂的上引法车间等重大工程的经过。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对铜陵有色的一往情

深。他说,自己工作三十六年,其中十八年是在铜陵有色度过的。后十八年虽然离开了有色,可心还在铜陵有色。一座一座的矿山,一座一座的选矿厂、冶炼厂,都是他创作的对象、歌吟的对象。“炼铜人与火朝夕相处,所有的梦都在燃烧中度过,把无形的铜水浇铸成坚实的铜锭,把昨天的恍惚填进沸腾的熔炉。”——《炼铜人与铜塑》葆菁先生的很多诗作都与矿工的生活有关,与选矿、冶炼、建筑有关。

我说出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葆菁先生是一位注重情感的人,任凭岁月的磨洗,也没有褪去他当初对铜陵有色的爱恋。有感情的人,才能写出有情感的作品;富有情感的作品,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朗诵会上朗诵的作品,虽然绝大多数是葆菁先生几十年前创作的作品,然而,我们没有一丝陈旧的感觉,依然觉得是那么的新鲜、魅力四射、情潮涌动。

诗的情感的形式,是生命的形式。当我们欣赏葆菁先生的诗作的时候,往往能从中看到“生命”,看到“生机”和“活力”。诗人在创作中,应该给自己的诗作以“生命”。我们说诗歌是有生命的,我们写诗的人应该维护诗作的尊严。诗歌的表现性形式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这中间,诗人的情感无疑是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情感的多寡、真挚与虚假,关乎这首诗的成败。我们知道,诗人的情感和情绪的组是精神性组合,它们所呈现的运动状态和生命有机体有某种相类似之处。这些情感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与组合,和有机的生命形态



铜官山

苗青 摄



江湖夜雨十年灯

□董改正

在鱼雁寄书的时代,对于友人别后怀念和身世飘零的咏叹,没有超越这一句的。

这首《寄黄几复》是黄庭坚为数不多的好诗之一,可称为其代表作,其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直是要夺天地之造化,令古今诗人望之兴叹。绝对天成,妙手偶得。

第一句令人想起《江南逢李龟年》诗意。在那美好的春天,桃红李白,春风和煦,我们相识相知,可是时间那么快,我们举杯畅饮的日子那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们都年轻,不知道珍惜,以为这将是美好人生的一个瞬间而已,我们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幸福理所当然。可是竟是匆匆一别,一别就是经年。

第二句所含意味,人不到中年不能理解,人不经历艰难困苦和生死离别不能理解,人经历了这些不能保持敏感不能理解。分别之后,音书难寄,十年之中,可能有多少变故?我们都在相互猜测对方的处境,通过熟悉彼此的人来打听对方的消息,可又不敢置信。在月明之夜,在风雨之夜,牵挂、担心、祝福、思念等情绪,纷至沓来。“江湖秋水多”,“江湖多风波”,江湖那么远,命运逼迫着我们参商难遇,但偏偏聚时桃李,分后秋雨,淅沥滴答里,想起“巴山夜雨涨秋池”,不敢想“却话巴山夜雨时”,只有一盏孤灯,照亮离愁,从江南到江北,从京都到江湖。

没有一个形容词,没有一个动词、副词、关联词,三组相对的名词,把人世境遇写尽,把十年沧桑道完,意境辽远,意犹未尽,直令

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失色,令欧阳修“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含羞,其苍茫沉郁、空灵空濛的境界,成为绝唱。

我不信这样的句子是雕琢出来的,那是情感积郁了很久的刹那喷薄。在羁旅的途中,孤馆春寒,或是荒村暮雨,潇潇如诉,忽然想起前尘,便欲寄书故人。如何用七个字把十年际遇和相思说尽?窗前踱步时,那承载我们共同命运的“江湖”,眼前或心里的“夜雨”,一灯如豆,辗转十年,突然间涌上心头。情到浓时情转薄,没有“泪沾襟”没有“空断肠”,只有这瘦瘦几个画面,那盏“十年灯”,烛照千古。

动人的诗句,绝对是动情的,和诗艺有关,又与诗艺无关。今日的诗歌,纷呈难懂的意象,难以捉摸的主义,试图通过形式的变化超越古人,而事实上,不动人的诗歌,即使技艺成熟高迈,又怎能称为“诗”?

朋友间动人的情,是一生彼此牵挂,是“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是“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是不用时想起,永远不会忘记。而不是浓到大碗喝酒的肆烈,不是好到刎颈之交的壮烈,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热烈,不是堪托生死的惨烈,而是融在时间里长长久久的念想,是某一时某某一情境触发的牵挂,是微笑,是祝福,是正常的人生,是温暖的人性。它不需要大肆渲染浓墨重彩,只需要点染润开的淡淡水墨,是浓缩着你知我知的常见名词。

江湖,夜雨,十年,灯,他们还在,问候还在,友情依然。

皖北小县的美,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懂。

为了细细品味这里的景、这里的情,趁着朋友出差的空闲,我们共同驱车从无为出发,一路行经巢湖、肥东、寿县、三河镇,感悟这里的山山水水、美食美味、乡土人情。

皖北小县的美是古老而厚重的,这里景色宜人、历史底蕴深厚,令人回味无穷。龙泉古寺地处龙泉山腰,龙泉之上,距今1700余年。寺因泉而名,山因寺而胜。山上百年以上古松、银杏比比皆是,满眼碧翠。在佛教大受推崇的唐代,龙泉寺香火极盛,名闻天下。至明代再度兴盛,成为皖中地区寺庙之冠。紧接着我们游览了被人广泛赞誉的爱情隧道,这里虽然由废弃的铁路改建而成,却美的如诗如画,是众多情侣的约会佳苑。铁路两边树木枝繁叶茂,如同一道长长的拱门,坐落在铁轨之上。同时,阳光不断从树叶的缝隙中照射下来,洒落在铁轨之上,放眼望去,如仙境一般。看完美丽的爱情隧道,我们来到中国诗歌创作基地体味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诗歌创作基地位于“中国第一诗山”——当涂青山湖畔,这里的景色原汁原味,这里的文化深远悠扬,这里酝酿了无数诗人。最后,顺着每一座皖北小县我们依次游览了孔庙、古城墙、刘安墓、八公山、包公镇等古建筑群,斑驳的城墙、青色的砖瓦、古香古色的建筑,古风扑扑、肃穆庄重,带给人历史的厚重感,特别是包公镇里包青天巨大雕像,带给人一身正气,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

世间唯有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也,欣赏秀

但透过葆菁先生的诗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铜陵人民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人们对理想信念的守护是多么的坚韧和炽热!

这次“叶葆菁先生诗歌朗诵会”,先开新声,首闻凤鸣,为铜陵文坛带来了诗意的春天。这是市文联、市作协用实际行动来推动铜陵诗歌创作的文化交融,并达到了新的层次,她必将推动铜陵诗歌创作活动的开展。同时,不断开展诗歌推广活动,诸如诗歌朗诵、创作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进工厂等活动的开展,诗歌积极融入到普通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加上诗配画、诗配音等形式普及,使得这一原本“小众”的文化形式变得“大众化”,使铜陵的诗歌创作拥有新的动力。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应该根植于铜陵本土文化。铜陵本土著名诗人、朗诵会总策划吴笛先生说,叶葆菁先生诗歌朗诵会集音乐、舞蹈于一体,效果非常好,从而进一步推动铜陵诗歌的创作,加强诗歌艺术交流和诗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扩大铜陵市诗歌事业乃至文化事业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声誉度。同时,也彰显铜陵市在人文建设和诗歌方面的蓬勃发展,让铜陵本土诗人及诗歌爱好者们倍感振奋。

2017年11月10日,让我们记住这个美好的日子。这是铜陵诗歌的节日。一个慈祥的耄耋老人——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的人,一个视事业为生命的人,一个激情焕发、一辈子追随缪斯的人,在铜都的舞台上,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神的盛宴。